

續古文辭類纂

冊四

續古文辭類纂卷八

中編之三

傳狀類

史記李斯列傳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爲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將西說

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閒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

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

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騁。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綳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

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姚纂已入奏議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士僕射

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竝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卽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

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申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大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病甚。令趙高爲書。賜公

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爲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輜輶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輶車中可諸奏事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卽立爲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爲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

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閒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

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

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二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

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卽以屬

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旣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惟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

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廢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鄠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

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爲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鋤。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

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